



91693

第四回

辭玻璃潦倒掃

僧舍

寶風雨蕭條見

樓

樓

詩曰魚龍廝混道凌夷玉石難分強笑噙富客爭誇乘勢日英

雄却守敝貂時贈金自古稱奇士舉目如何盡青兒我向暗

中頻點額喚君回首莫差疑

却說石生午飯後隨即更衣候畢監生請不多時只見畢管家至石生叫栢兒看守房門同畢管家來到畢家管家通報石生進見先是一少年人與石生禮畢後畢監生與石生施禮石生道晚生尚未進拜過蒙錯愛本不當領因長者呼喚固辭恐反獲罪畢監生笑道說那裏話長兄大才辱臨敝地恐旅邸寂寞不過請來陪

春柳鶯

卷二

一

鐵兄閑話。畢酒至遂安位各坐鐵不銖首座石生二座畢監生在石生席傍陪飲鐵不銖奉杯問石生道大兄尊姓石生道小弟姓石賤号池菴長兄可是号不銖者么鐵不銖道大兄何以知之石生道雖未曾面久仰大名鐵不銖忽然笑道小弟有一知己是个才子不意今日大兄亦同名同姓到也奇妙說罷又笑畢監生道何石兄又有同名同姓者石生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在吾輩眼中真偽自識鐵不銖笑道大抵假名假才之人果然脫不出小弟這双慧眼畢監生道石兄大才鐵兄可曾見其佳作否鐵不銖道不曾畢監生叫管家道你到後園樓上問小姐把那揚柳枝詞取來鐵相公看管家應諾石生笑道恐拙作不足經鐵兄慧眼

監生道這有何妨。鐵不銖不語。三人飲了兩巡。畢監生問鐵不銖道。錢盟翁榮任徐州亦獲大利否。鐵不銖道。錢老師初任尚得千金。後因衙中有甚么蘓小墓在內。每遇冤民事則出現。故錢老師也就不賺大錢了。如今每日所得不上百金而已。畢監生嘆道。錢盟翁時運不濟。想起這樣窮官。不如不做。石生接口道。每日得百金。這個官也就窮得不窮了。畢監生同鐵不銖齊笑道。真書生之言。不知做官賺錢之事。石生欠身微笑道。果然李生不知賺錢之事。畢監生道。夫錢乃人之威風。無之則人不惧畏。所以古人云。為貧而仕。教人急急謀利。做個財主。若仕不謀利。不如為客。為商之輩。將何以勢臨鄉党也。石生笑道。原來如此。在晚生聞得富貴不

春柳鶯

卷二

二

加鄉党。却又作何解。畢監生想了想道。此語乃世人之戲言耳。石生欠身道。世人如何作此戲言。鐵不銖接口道。此語亦非世人之戲言。以為富貴之人。不與鄉党貧賤者為伍。故云不加鄉党也。畢監生拍案忙道。此真妙解。石生道。在晚生之意。不然若從辛苦中苟得富貴。遇貧賤者則與之。使貧賤之人。與我共此錢穀。方好。畢監生道。何也。哩。石生道。這錢乃天下運用之物。非一己獨私。且有聚散盈虛一定之數。若慳吝視為己物。必取爭奪之禍。使我為臭銅而甘爭奪。可謂知乎。即僥倖保守無美人安得不似鄧通致飢餓且死乎。如據先生鐵不銖所言。不獨死後遺臭。且生時口碑載道。皆頌財主為看財奴了。畢監生不語。鐵不銖高声道。石兄罰一杯。

明見畢老師是個富貴之人。故來罵座。石生道。豈是罵座。不過公論道理。鐵不鋒道。有何公論。再加罰一杯。石生一連吃了兩杯。畢監生笑道。這個罰得有理。石生又各回敬一杯。認陪不是。鐵不鋒吃過拍案道。怎麼拿詩句的管家。還不見來。畢監生說道。正是。回首就問從人。從人道。小姐伏在案頭打睡。方纔醒來。纔付翠雲去取畢監生道。既然如此。將酒徹去。掌灯笼來。畢監生同鐵不鋒向東廊下小便。石生向西廊下小便。鐵不鋒回見石生不在背後。向畢監生道。此假各士也。老師何以相識。畢監生驚道。他送甚麼詩句與我。小女看見。贊他是才人之輩。因便中邀來陪長兄。吃杯酒兒。鐵不鋒笑道。此人做得到有些像。只是还欠老誠。見石生從

春柳鶯

卷二

三

西廊下走來道。今晚頗有月色。畢鐵二人道。真所謂月明如畫。畢監生復邀石鉄二人入席。傍有一管家走上道。石相公詩句在此。鐵不鋒捻着看時。假作吟哦。半晌道。詩句果妙。竟得失了些律兒。石生道。此非律句。乃是詞調。故韻當如此。鐵不鋒道。若說是詞調。到也。還說得去。又想了半晌。掩住詩箋道。我那才子數相知。徃々做那八句的。故此出名。可見詞調皆才子所不屑做的。石兄于那八句的。尤當推敲。推敲。石生微笑道。七言八句者。乃近体也。古詩只有歌行詞曲。哀怨思嘆。數種。自後作近体者。即如律絕之風。于唐為盛。唐人常云。曲难于詞。詞难于詩。那詩不過各道性情。此詞名稱樂府。韻叶宮商。以備之管絃。天下有不知律而作詞者。謂之

妾有不知詞而作律者。謂之淺。豈有作詞而不知律之理。鉄不銖大喚道。小弟戲言耳。石兄何以當矣。難道小弟不知詞。难于詩。該敬一大觴。以為欺誑朋友之戒。二人推讓半晌。畢監生高聲道。二公不必爭辯推讓。將此酌淨灑。二公俱不吃。老夫有一珍藏玩物。名喚玻璃杯。可容二大觴酒。叫小价取來。將二公的酒。准作一盞。請一令。何如。鉄不銖連声叫妙。畢監生叫人取出玻璃杯。斟盈作一官杯。送與鉄不銖行令。鉄不銖接過酒杯。骰盆想了半晌。方吃過酒道。門生行一發財的酒。令要四句歌決說罷。拿起六个骰子。向盆內一擲。看來是个不同口中念道。元宝盆中列。請君折一折。有酒下家斟。如違罰三碟。念罷。問畢監生道。老師把這元宝。要作

春柳鶯

卷二

四

兇折么。畢監生喚道。就是足色罷。折甚么。鉄不銖遂對石生道。該兄飲酒。石生不知原故。吃了一杯。鉄不銖立起道。該罰三碟了。石生道。小弟酒已飲過。為何又罰。求說明自然依罰。鉄不銖道。小弟盆中是廿一點。若畢老師說九折。該吃十八杯。九分。若說對折。該十杯。零五分。今畢老師要足色。就該吃廿一杯了。如何只吃一杯。且罰過三碟。再吃那廿一杯。石生道。小弟量淺。寔不能。鉄不銖道。違第的賤令。又該罰三碟。石生戲道。豈敢違兄之菲令。鉄不銖道。若說小弟是菲令。一定要吃二十玻璃杯。畢監生接口道。既石兄喚兄令菲。必竟他有高令。讓石兄行个高令要。罷。石生欠身道。晚生酒後狂言。豈是當真。笑鉄兄令菲么。畢監生道。一定求教。

遂送令與石生。石生道：「晚生何敢僭妄。」鐵不銖道：「石兄不必謙遜，且尊長者之言，別行一令。」小弟之酒待後再吃罷。石生遂接過令盆，將酒吃起道：「晚生行一鳳求凰之令，為鳳四為凰。若鳳遇凰，當盆飲双杯；左右各賀一杯。若不遇飲一杯，竟過。遇時須暗合。」四說兩句，曰詩畢。監生道：「此令果妙。」石生將骰子擲下，恰好么四俱遇。遂飲双杯，覆杯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畢。鐵二人又各賀一杯。酒畢，石生送令與鐵不銖。鐵不銖乾過酒，將骰子擲下，么四俱不遇。石生道：「若不遇飲一杯，竟過。就是鐵不銖道，且讓小弟再擲一擲，何如？」石生道：「豈有再擲之理？」鐵不銖道：「若讓小弟再擲一擲，不遇時情愿甘罰十杯。」石生道：「果吃十杯，就讓兄

春柳鶯

卷二

五

再擲。畢。監生笑道：「鐵兄莫要強勉，必然十杯是要吃的。」鐵不銖道：「門生拿定是遇的。」遂拿骰子又擲一下，么四又不遇。畢。監生大嘆道：「果應老夫之言，鉄不銖道：「不過十杯酒耳，有何難哉？」管家一連斟上十杯。鉄不銖就欣然飲盡。過令與畢監生。畢監生飲過令酒，道：「尊令將骰子擲下，恰好么四俱遇。惟喜喜飲過双杯。」詩道：「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石生道：「詩句欠妥，外敬一杯。」畢。監生道：「老夫是淳民，自當受罰。」遂吃過罰酒。石鐵二人又各賀一杯。畢。監生送盆與石生收令。石生酒已半酣，知座中鐵不銖是個俗客，就起身告辭。鉄不銖立起道：「石兄真公子性兒，自己令又不收。前次又欠小弟二十玻璃杯，又不曾吃，如何就要告回？」石生

道小弟轉領三小杯罷。鐵不銖道：一定要吃廿玻璃杯。石生粧醉道：這等說實，不能了。鐵不銖不理，竟叫管家一連斟上二十杯。石生假作悶席，畢監生笑道：想是石兄果然醉了。鐵不銖走下席來，扶起石生道：這等不善飲酒，還要行令，可甦醒起來。吃小弟十杯罷。石生佯語道：要吃酒，就是二十杯，如何叫我只吃十杯？說罷起身就辭。畢監生道：既然石兄量窄，且讓他先行。老夫少送回來奉陪罷。鐵不銖道：門生自然領情。石生別過鐵不銖，畢監生叫管家打着灯笼，送石生回寺，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却說畢監生送石生出了大門，分付管家引石生回寺，隨即復到

春柳鶯

卷二

六

所上。咲對鐵不銖道：這假名士如許醜態，且談詩一口。胡柴鐵不銖道：不消說起。畢監生叫人將酒席并為一棹，分賓坐下，換了盃盤，二人對飲。鐵不銖道：此假名士以後老師須要斟酌，不可妄交。畢監生道：不知此人何以假令相知之名？鐵不銖道：石池齋是當今才子，與門生至交。門生曾在吳下玄墓古香亭與他遊梅作詩。後揚州梅翰林出三百兩松紋，聘他訓子。門生又在揚州到他館中奉訪，那梅翰林愛門生詩才加倍，款留門生因有家務就辭別返舍。此事尚然不久，难道門生就眼花了？連知已也認不得麼？畢監生想道：此人既來假名，必有所圖，莫非有騙我之意麼？鐵不銖微笑不語，只是搖頭。畢監生道：鐵兄有話，但說何必隱忍。鐵不銖

道。門生細審此人來意。故將這不通的情詞艷曲。以挑老師小姐之意。今老師小姐錯認他是才人。門生何敢盡言。畢監生聞言。驚道。我又無一子半姪。止生這一嬌女。曾攻書史。任他大才大用。非有力有勢。不敢求配。這穷酸如何有此妄想。隨問管家道。適送石相公人。可曾回來。一管家走上道。石相公小的送回寺了。畢監生道。你見他寺中言語動靜。所言何等事體。管家道。不曾見他做事。先時小的去請他。見他低聲向湛然和尚說甚么。小姐見他請來了。這總小的送到寺中。和尚迎出。又向石相公道。聲恭喜。再不曾見他別事。畢監生听罷。怒對鐵不銖道。兄果料事不差。此人老夫自當重處。且他席間又罵老夫為看財奴。鐵不銖接口道。且他

春柳鶯

卷二

又咲門生之令為菲令。畢監生道。且他又作不通的情詞艷曲。愚弄富宦。鐵不銖道。且他聞老師小姐。在後園睡熟。又道甚么。只恐夜深花睡去。畢監生道。更有可惡者。令名為鳳求凰。合兄所料無疑了。明日必要處他。鐵不銖又正容道。處他固是宜當。恐後來作仇奈何。畢監生大咲道。有何作仇。老夫錢財可以通神。且現居通判之職。縱他後來僥倖。即入翰林院時。老夫豈不做到一品了。鐵不銖近座道。老師之言。果高明見道。但恐處他。與小姐体有所關。畢監生沉吟想道。有了。錢盟翁在徐。正拿賊不獲。老夫今且愚弄這穷酸在此。寫下一書。煩兄寄去。速令錢盟翁。假以土賊。賊主拿去問罪。豈非善處之策。鐵不銖拍案道。此果善策。不必再議。拿酒

來吃畢監生同鐵不銖飲至大酣。方纔散席。鐵不銖臨別道事。不
宜遲。畢監生道明日即行。正是

偽士亂真々反偽

權衡致富々行權

却說畢監生送出鐵不銖。回書房內。即修下一封暗害石生書。扎
取了兩疋蟒紗。一隻銀杯。送錢知州。又叫管家稱了四兩銀子。作
鐵不銖程儀。畢監生案頭。隨便摸了一幅箋紙。看來是甚么凌春
女子詩句。就封將起來。分付管家道。你們明日早起。將這禮物書
札送到鐵相公下處。你道老爺打點上任。不及親送。叫鐵相公早
早回府。致意錢老爺罷。管家領命。畢監生睡去。到次日。管家早起。
將禮物送到鐵不銖處。鐵不銖即隨管家到畢宅辭謝。即日起程。

春柳鶯

卷二

八

畢監生不勝欣喜。過了十數日。逢上任吉期。杭州衙役接到畢監
生知徐州之事。將發。先令小姐婢從。上了杭州長船。自己騎了一
匹大馬。帶着管家。故向清涼寺假作好意。辭別石生。石生同湛然
普明。忙出迎接。畢監生隨下馬道。老夫纔得相逢。又為一官遠別。
苦抱一團未了之衷。不知石兄亦同此意否。石生聞言。悵然道。先
生可進寺內。少叙別離。畢監生揖道。不及了。就此兩別罷。石生愴
惶回揖道。先生此去榮任。不知何日纔得復會。畢監生道。老夫雖
然暫別。小女尚在旧宅。少不得時々有書信往來。說罷。匆々上馬
而去。石生同湛然普明。望見畢監生肥馬輕衣。銀鞍艷僕。一陣塵
起。穿柳而去。各皆悵然。歸寺。惟湛然在石生客房。閑談此事。石生

道畢監生今去榮任。說小姐尚在旧宅。我們何不到他後園頑耍。頑耍以散悶懷。湛然喜諾。隨帶了栢兒。出寺向先春園來。見園門大開。三人竟入。內有一老兒走出問道。相公何來。石生道。我們是左右緊隣。久聞你家園中有奇花艷木。特來借觀。那老兒道。喜得今日老爺上任。若老爺在家時。斷不許遊人進來的。相公只可在外面看看。不可進去。石生應諾。方欲席地而坐。湛然道。相公且坐。貧衲可暫行回去。取一壺好茶來吃。石生許諾。湛然同栢兒出園。那老兒又到石生面前道。我家老爺臨行。分付小老看園。說道。若有甚老石相公來。不可令他在園中窺探。如小老不遵。查出定要重責。相公莫非就是姓石的么。石生嘆道。我不姓石。又道。想是你

春柳鶯

卷二

家老爺家眷在此。恐非人窺視不雅耳。那老兒搖頭道。也不是這話。家眷到已帶去。不知何故。相公不可外傳。石生聞言驚疑半晌。隨立起身來。向柳中閣下看時。見烏鵲聲喧。雙門緊閉。上書封條。墨跡猶新。石生沉吟想道。畢監生分明說小女尚在旧宅。為何今非昔比。言不孚寔。只管呆想。那老兒走過道。相公不要只管貪玩。天將有雨了。石生道。少候我們人來吃杯茶。就行。那老兒復向後去。石生又步至假山石上。追尋舊况。如得如失。口中不覺自語道。鶯花猶在。玉人何處。相會無期。徒存画餅耳。少頃。那老兒手拿一掃帚。走出向石生道。相公茶不來了。請出去別處頑耍罷。石生道。少刻即行。那老兒暴躁道。我要打掃林木。恐防陰雨。相公只管少

刻少刻。有甚么好看。明日再來。任相公遊玩。石生聞說。掩淚而出。那老兒將園門雙閉。石生回顧數次。對牆內不勝留恋。忽听得對面一人叫道。相公莫要回寺。石生回頭看時。乃是栢兒。就問湛然老師。栢兒忙道。湛然師傅後面來了。寺中有許多公差。說相公是賊主。奉徐州知州批文。協同本處地方來拿相公。如何是了。石生聞言。目瞪口呆半晌。見湛然從路上跑來。石生一把扯住道。聞上臺行文。以李生作賊主拿究。這事從那裡說起。湛然喘息着道。真是奇事。我知相公非此輩之人。想是被仇人扳害。如今相公湏要速速改名換姓。潛逃京中。急圖功名。方是生路。若不知趨吉避凶。定遭毒手。石生慌忙道。去便要。去待李生辭。普明老師。還將

春柳鶯

卷二

十

玉簫。并行李取來。方可去得。湛然道。那普明見相公做出此事。千恨百怨。怪我引領相公來寺。原道歇息數日。不期住到如今。說不曾得相公多少布施。此時已不得將相公交與公差。如何還要辭他。石生聞言。掩淚向栢兒道。身上又無盤費。投宿又無行李。我二人今晚却向何處去安着。栢兒掩淚不語。湛然道。相公不必悲哀。速令盛价隨貧衲至寺後。悄悄將行李查出。從小路前去便了。石生感謝栢兒同湛然別去。不久將行李并玉簫挑來。石生向湛然淚道。李生為畢小姐。受如此風波。蒙老師盛意。終身難報。只是不知何日得會老師與畢小姐也。湛然慰道。功名早就。自有佳偶。你我亦有相會日期。不必悲切。石生強勉揖別。湛然道。相公到京可

在小寺作寓。庶省盤費。石生稱謝掩淚別去。正是

肯把良緣歸我處。

不如意事奈他何。

却說石生同栢兒別去。湛然行未數里。忽然天起烏雲。風雨驟至。且從來不曾走慣路的。同栢兒一步一步。挪移不上十數里。脚便疼痛。回首向栢兒道。這樣大雨。我們脚下難走。不如尋一主人在此安歇罷。栢兒道。相公乃避害之人。此處如何住得。石生只得強勉又走。行未十數里。天色黑暮。見面前有數十人家。石生立住對栢兒道。此路口必有飯店。我們今夜投宿。不可提起个石字。又想了一想道。只說我姓齊字也。水叫我齊相公。就是栢兒應諾。同至路口。見店家灯火隱隱。柴門半開。半閉。石生隨栢兒竟入店內。店

春柳鶯

卷二

十一

主問道。客官從何處來的。石生道。小生姓齊。自蘄州來。往京應試。店主道。此處客俱下滿。沒有房子。請到別處投宿。石生道。小生適纔冒雨。衣物俱濕。天又黃昏。路又泥濘。不能前行。因此投店。主歇宿。倘內中有孤客獨房。搭住一晚。更見好情。店主想道。沒有甚麼孤客獨房。止有一河南客。是一房兩床。却又有管家。恐不能容相。公石生聞言喜道。既有空床。怎么不好。待小生親去與他說罷。帶栢兒到後面看時。果然有一房兩床。一客背着回收行李。石生近前啓口道。客官。小弟特來借榻。那客回頭看時。見是石生。忙走下來。石生一看。却是懷伊人。二人慌忙施禮。懷伊人喜道。吾兄因何至此。石生低声道。小弟避害至此。不期得遇故人。祈速策我。

懷伊人見石生衣履盡濕面色憔悴。叫管家取出衣裳換了。拉手就坐挑灯低問道。吾兄所避何害。石生道。弟因別後訪得凌春小姐在淮特帶小价至淮訪問。又喜托庇一路平安。且小姐與我志意相合。贈我一玉簫。懷伊人道。既然如此。乃是一段美事。因何致害。石生道。不期後來小姐乃父是監生。謀任杭州通判。竟隨同往。致小弟蕭寺落。忽出散悶。有僧湛然是弟契交。尋出寺外。報道徐州公差在寺協同本處地方拿弟。說弟是土賊贓主。不知誤認。又不知故害。因湛然私放小弟前來。懷伊人道。想是吾兄在淮處友不當。故致此禍。石生道。在淮并無妄交。懷伊人道。吾兄因何知凌春在淮安。特相信而來。石生將白隨時起數花婆傳詩。先春

春柳鶯

卷二

十一

園听琴。清涼寺請酒。前後事情述了一遍。懷伊人想道。向聞白隨時缺不鋒。與田又玄相與詩酒之人。曾記古香亭田又玄詩上。有春日同鐵不鋒。白隨時作也。數字既與田又玄交往。其人不端可知。想徐州之事。或有因而起。石生想道。我與他一面之會。有何仇隙。且白隨時措我小姐之處。非我明。問他。乃是暗透他的。這事斷非此輩遺害。懷伊人又想道。論理與他不相關。然未必他敢為此事。只是為今之計。不識吾兄多。意欲何往。石生愀然道。弟囊空金盡。隨其所之。大約以到京為率。更換名姓。坐監入場耳。且不識伊兄近况若何。懷伊人道。自別後至河南。舍親官已罷職。終日俗冗煩雜。致弟淹留至今。所得不上二三十金。意欲權移吾兄為

上京之費。幸以知已見愛。慨留以壯行色。何如。石生愀然道。弟若受伊兄之贈。伊兄前途又有誰贈。怀伊人悲道。正是彼此窮途。寧可儘吾兄為要。蓋吾兄年在妙齡。不慣客路。在弟年歲。痴長頗多。經歷野店寒烟之苦。石生沉吟不語。懷伊人將拜匣取開。拿出一塊子。原封不動。放在案上。又打開一小包。內有兩餘銀子。取出一塊。隨叫管家開了一甕酒。取出路菜。向石生道。吾兄不必愁悶。且飲一杯。以舒勞倦。二人對飲少頃。石生問道。小弟故鄉風景。近來猶似舊否。懷伊人道。令表兄有一字奉復。想必盡載。石生令取出看時書道。

愚李景文頓首書復

春柳鶯

卷二

三

池齋社表弟先生文几

自昔睽違。倏爾春秋幾易。每思會無由。惟夢寐得親切耳。念府上世多清德。齒爵俱尊。近以先姑丈西昇。百凡交衰。欲繼舊業。端在吾表弟焉。晤伊兄得悉新趾。且開得賢主人。如梅老先生更有足賀者。時歲值科試。正爾我得意之秋。可鼓掉歸洛。相與負笥長發。朝夕論心。以慰遠濶。餘腸不贅。崑此草復。并待不盡。

看畢。放在案頭。对懷伊人道。家表兄欲我早至河南。同他往京應試。我若將伊兄銀子全帶前去。亦是無用。不如二人李管鮑分金。弟取不傷廉。兄與不傷惠。且兩有盤費。豈不相安。怀伊人道。吾兄

莫謂河南路近。客途之事。一時風雨阻隔。咫尺猶同千里。那時致吾兄不來不去。凄苦無告。在兄縱不怨弟。而弟亦何忍放心自回。石生見懷伊人情鍾友朋。愈增愧顏。懷伊人慰道。兄不過慮弟還有兩餘散碎銀子。足充路費。石生道。那兩餘銀子。做得甚事。縱伊兄省儉。只可到得廣陵。懷伊人道。到廣陵就不難了。或做館代筆。隨寓前去便了。石生想了一想道。若到廣陵。弟寫一書致梅老先生處。并閱書帶去。荐兄處館。權借一枝。以圖歸計。不識何如。懷伊人道。既如此是絕妙的了。石生推過鐘。快令栢兒取出拜匣。寫下一書。又乘筆寫了一扇一卷。并閱書。遞與懷伊人道。梅老先生知我貧士。聊寄人情。紙半張。以表微意罷。懷伊人接過說道。這詩扇

春柳鶯

卷二

十四

俱新作么。石生道。扇中是當日梅花之詩。卷上是舊日之別業。懷伊人看罷。不勝稱贊。又道。別後想多近作。乞借觀以開茅塞。石生道。別後之作未付梓者。贈與田又玄了。惟有楊柳枝詞十首。是近作。寫出求教。懷伊人嘆道。可惜佳玩。落瞽目人矣。石生取一便紙。將楊柳枝詞寫出一稿。未款名姓。遞與懷伊人。懷伊人賞鑒一面。各飲酒罷。吃過夜飯。又令栢兒同懷伊人管家。飲了酒方睡。到次日。石生早起。見天色稍晴。懷伊人各束裝辭過主人。至路口分別。懷伊人道。吾兄此行。至河南同令表兄進京。定然擢元。弟有母服。不能附驥。吾兄幸勿自惰。有負少年。石生笑道。倘得僥倖。當報謝者。惟伊兄與畢小姐耳。懷伊人謙恭辭別。石生復回首道。弟前途

蒙惠且進京有親戚同往伊兄不必掛慮。可將梅老先生扇卷并
閱書查好。以圖廣陵之事。庶弟途中稍安。但梅家主文曾人淮訪
我說有甚麼不通的。抵冒兄可查問。便寄一字示我。懷伊人遙拱
揖道。謹領大教。遂長別去。正是

浪交不益已。

好友勝干親。

相識滿天下。

知心有幾人。

不知懷伊人如何。會梅翰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先生羞認梅花扇。

翰林淚讀楊柳詞。

詩曰。假冒才名實可羞。風流自昔重荊州。高人不是塵為骨。小

春柳鶯

卷二

十五

燕鳥能鳳比。儔事到奸頑。終出醜文逢知己。應相求最憐。求
得翻成錯。秦晉還教向別謀。

却說懷伊人與石生別過。知石生腰間有了鈔物。到河南又有表
兄同上京應試。一路平安。不足掛齒。當日記石生扶冒之言行。至
淮陰渡口。叫了一隻划子船。買了此酒。殺在上。帶着管家。不一日
行到楊州。果然盤費用盡。叫管家拿了石生書札。自己又寫下一
晚生帖去拜梅翰林。及至梅翰林家。守門管家問道。相公是何處
來的。懷伊人道。我是石相公那裏來的。守門管家道。我家有個石
相公。又是甚麼石相公。懷伊人道。我這石相公。不是別人。乃你丈
老爺請他處館的。他有親筆書札在此。你傳進自知。守門管家道。

我老爺正假滿還朝。也不許投書札。傍有一小管家道。這想必是真石相公了。你傳進去。老爺自有分曉。守門管家嚷道。這個如何成得。湊問找石相公的。王文到家。纔說是石相公。進京去多時了。老爺聞言。正在內宅納悶。要打王文。說他作事不實。又是甚麼。石相公書。你若傳你就去傳。懷伊人笑道。你二人不必爭論。這書正是石相公。進京路中寫與我的。我姓懷。字伊人。是他相契的。同社朋友。現有你老爺親筆。閱書在此。那小管家向懷伊人道。既是懷相公有老爺親筆。閱書待小的先傳進去。與老爺看過。再請相公相會。懷伊人將書札并扇卷。搃遞與小管家。守門管家回頭向小管家道。恐防又是假的。你却不當穩便。小管家不理。竟自傳進

春柳鶯

卷二

十六

一直到後。所見梅翰林正在納悶。閒坐作想。將書投上梅翰林。一見。就叫請懷相公相會。懷伊人不勝欣喜。走入前所。與梅翰林揖罷。各依賓主而坐。梅翰林道。貴同社為何吝教。不向李先生寒舍一聆。懷伊人道。敝同社久擬投府。聆老先生清誨。為一不得已之事。故有失尊。召梅翰林道。如今尚在何處。懷伊人道。往河南邀他。令親打點進京應試。路值晚生。因以晚晚生來壁。閱書且代請。荆梅翰林笑道。說那裡話。適間又承賜扇卷。何以克當。懷伊人道。敝同社客中無備。聊具拙詩呈教。非敢言禮也。管家茶上。梅翰林令取出扇卷。先將詩卷展開看時。贊賞不已。又取扇看時。忽驚問道。這是貴同社之作。么。懷伊人道。正是敝同社春間在玄墓觀梅之詩。

梅翰林道原來是貴同社之作。茶罷又令管家取出田又玄鐵不
鋒之詩。遞與懷伊人道。這二首詩是李生蘓州得來的。不期貴同
社詩亦在其內。今日可稱不意而合。懷伊人接過看時。却是一草
稿未款。名姓看罷。問道這第二首詩是從何處得來的。梅翰林笑
道亦是蘓州傳來。未知是何人之胡談。敢附貴同社之未。懷伊人
道此是蘓州姓田字又玄之作。梅翰林驚道原來此人姓田字又
玄。可與貴同社相厚。么懷伊人道沒甚相厚。曾在玄墓相會過。那
日他強勉作詩抄習舊句。且亂談。敝同社這詩後同社知他狂妄
也就兩下踈交。梅翰林道原來如此。遂令傍人收去。管家又茶上
懷伊人告辭。梅翰林道懷兄且勿他往。少刻一卮候教。懷伊人謙

春初薦

卷二

七

應梅翰林送出大門。回家即寫下一請帖。上道刻下優觴候駕。早
臨令管家取去。自己復到後面書房中。向田又玄道。適一遠客來
拜。李生少停有席。請石兄相陪。不敢具帖。田又玄遂道。晚生自當
分半席。主人老先生何下一請字。但不知這人姓名是誰。梅翰林
道也是個沒要緊的人。田又玄道。光景也要到夜方得上席哩。梅
翰林道不消。昨日有一友薦一班優人來家。下已打着備兩席酒。
邀二三知己賞鑒。不期此人又至。我就將這現成酒席請他叙。
以了情面而已。田又玄道。既如此。何不寬坐了。以俟同行。梅翰林
坐下又問道。近有佳作否。田又玄道。晚生適纔口拈俚言二首。恐
不堪。沫目梅翰林。令取出看罷。滿口稱贊。田又玄謙遜閒話一回。

傍有一管家走上道。酒席齊備。戲子在外已久伺候。梅翰林道。着人請那相公來。就是管家應諾而去。梅翰林携詩亦別過田。又立向外分付管家道。若懷相公來時。可先請石相公陪坐。后再請我。你輩不可在傍。管家領命。梅翰林向後宅去。照管少頃。懷伊人至。管家請出田。又立梅翰林在屏風後。窺其動靜。只見田又立一見懷伊人。驚得面色慌張。作揖不是。就坐不是。逃去不是。懷伊人亦驚問道。田兄因何在此。田又立四面望了一望。見無人在。將手扯過懷伊人。在所角上低口道。小弟該死。一時錯誤。被梅老先生請在此坐館。以為小弟是石先生。小弟偶然順口應承。望先生大度。包荒向梅老先生不可提起。個田又立三字。小的來世願為犬馬。

以報大德。懷伊人聞言不快道。田兄差矣。石池齋乃當今名士。且我之契友。今特着我來。飭問這事。我怎容你以偽亂真。懷他名姓。田又立急道。這事却如何處。叫小弟一時。怎悔得過來。求先生今日暫全体面。明日小的即托故他往說罷。將手扯住懷伊人。直下一跪。懷伊人正待用手去扶梅翰林咳嗽一声。從屏風後走出。田又立忙立起。梅翰林向田又立道。石兄可曾與懷兄見揖。田又立忙拱身道。見過禮了。梅翰林遂與懷伊人揖罷。各分賓主而坐。茶畢。戲房奏樂。梅翰林安席。懷伊人首座。田又立二座。梅翰林在田又立席傍陪飲。懷伊人告坐畢。三人舉杯招飲。梅翰林又向田又立道。今日屈先生二座。幸勿見罪。田又立欠身道。晚生半東。

宜當次坐梅翰林。又向懷伊人指田。又玄道。這是李生西席也。姓石道。号池齋。懷兄可曾會過。懷伊人咲而不言。田又玄忙打恭道。懷老先生。與晚生在吳下朝夕相會。梅翰林故咲道。原來亦是舊遊。復舉杯招飲。懷伊人心下悶。不樂。恐梅翰林反以真者為疑。停杯作想。梅翰林又舉杯招飲。懷伊人方飲時。那戲子向上叩頭。拿上戲單點戲。懷伊人謙讓。田又玄。田又玄打恭道。小弟是半主。焉敢到僭先生。懷伊人就從實點了戲。三人听曲飲酒。不一時。梅翰林咲向田。又玄道。近來有一種匪類先生。竟辱名教。石兄在家想也聞得麼。田又玄滿臉慚愧。強勉應道。不曾。懷伊人見梅翰林言中有意。即接口道。我想人家筵師如石兄者。断然不差。梅翰

春柳鶯

卷二

九

林咲道。我家先生都是擇取再三。非假非冒。方纔筵請的。豈有差錯之理。田又玄聞言。托心仰首。懷伊人故向田。又玄招飲。田又玄道。懷先生素知小弟是量不加的。這纔吃了數杯急酒。胸中要嘔吐。求讓一杯。梅翰林接口道。石兄素稱海量。今日因何推酒。想見怪。懷伊麼。田又玄忙道。懷先生乃吾故人。怎敢見怪。梅翰林咲道。既不見怪。還要請飲一杯。田又玄只得吃了一杯。懷伊人又奉杯招飲。田又玄又強勉吃了一杯。不覺口中欲吐。梅翰林咲道。石兄來。然今日酒量不加。遂舉杯向懷伊人招飲。不數巡。戲至半本。管家翻席。三人同起小便。梅翰林道。今晚頗覺有頗暑熱。懷伊人道。正是。梅翰林遂分付管家取出。繞那詩扇來。小便畢。梅翰林

故向懷伊人將詩扇展開在灯前玩索田又玄從後走上正待看時見是石生筆跡即忙回身上所梅翰林叫道石兄請來認這草字田又玄不好不來只得接過詩扇皺眉半晌道晚生於草書一道不甚認識就復走上所梅翰林知他托故遂邀怀伊人各照舊坐低唱淺斟飲了一回田又玄見梅翰林手拿石生詩扇連頭也不敢抬起心下悶塊就伏在案頭睡熟梅翰林怀伊人各皆默會不去理論賓酬主功纔至酒殘戲散方令管家叫醒田又玄梅翰林咲向田又玄道石兄為何獨今日悶席想因故人而動家鄉之思了田又玄舒眼道晚生見絲竹之音裊々可愛更兼過飲久听忘其所以梅翰林道原来如此怀伊人近前別過田又玄梅翰

春柳鶯

卷二

二

林謂田又玄道石兄不勞送罷田又玄道豈有不送之理三人遂同出大門管家掌得灯火明燒時已夜靜怀伊人打恭回寓正是

任他汲盡三江水

難洗今朝一片羞

却說梅翰林別過怀伊人同田又玄回到所上令管家撤去殘席田又玄亦悶々別過田書房安歇梅翰林獨回內宅會見夫人小姐細々道及今日飲酒識破田又玄之事奉家又咲又恼梅小姐咲道今日二詩亦頗佳麗想也是抄習之筆了梅翰林道這何消用說对夫人小姐又将田又玄先見怀伊人之醜態形容一遍方各安歇到了次日梅翰林早起想一討策要辞田又玄王待向書房內去見一書童出來报道石相公說懷相公言他家中有一要

緊事暫別老爺回家數日。即來今早五鼓。即收拾行李去了。他道不好驚動老爺。叫小的通報一聲。梅翰林聞言。走進書房。見行李書物盡行一空。知他自慚逃去。仰天大咲道。如此匪類。可耻孰甚。隨分付一管家。後面覘他去路。一管家下書請怀相公進來。慙為西席。一管家打掃書屋。梅翰林即整衣等候。只見王文從面前開走過去。梅翰林忽觸動。田又立之事。叫將過來。問道。我叫你請石相公。你書也不討封來。面也不會一會。致令匪人抵冒。到今做出這般醜態。使外人咲我。慙師不實。是何道理。王文不語。梅翰林叫取竹板。正要責罰。忽一管家報怀相公已至。梅翰林方欲出迎。怀伊人已進園門。梅翰林迎到書屋。揖道。有失遠迎了。怀伊人道。昨

日過承盛愛。尚未拜謝。二人分賓坐下。茶畢。梅翰林即分付管家。到內裏收拾鋪陳。怀伊人道。不必另備。晚生有現成鋪陳。小价後面取來。梅翰林道。既有鋪陳。可請出小相公來拜先生。管家應去少頃。請來二茶。已畢。梅翰林立起。向怀伊人揖道。小頑煩托名師教以指南。實愧荆棘。有屈鳶鳳。怀伊人謙應。梅翰林叫梅待臘拜過。懷伊人三茶。又上茶畢。傍一管家稟道。適報房有一要緊報。投入內宅。請老爺去看。梅翰林起身。暫別怀伊人。怀伊入道。不送。梅翰林進去。怀伊人回書房。見一書童炙茶。怀伊人因問道。你家昨日那先生。今日向何處去了。那書童道。昨日那相公是假冒。石相公來赴館的。被老爺識破。假托懷相公。報他家中有事。今日

五鼓也不曾辭老爺就去了。怀伊人聞言暗笑。書童又道。當日這事是王文做的。老爺今日要責罰王文。值懷相公至。就不曾打得成。怀伊人道。與王文何干。書童道。老爺說他作事不的。為何不取石相公回書。以致匪人抵冒。王文還要借重相公。在老爺面前方便一声。怀伊人道。若你老爺再要打他。我自然說情。語罷。怀伊人管家取行李進來收拾已畢。至午後。梅翰林備酒。請怀伊人。怀伊人席間問道。今日所見何報。梅翰林道。科中一本為告假事。聖上親限日期。凡假滿者。遵限入朝。料理國務。不准借假偷安。怀伊人道。老先生也少不得要奉召还朝了。梅翰林道。李先生已假滿多時。尤當速往。怀伊人道。晚生有一書煩盛管家便寄石兄。不識可帶。

春柳鶯

卷二

三

得否。梅翰林道。但不知石兄作寓何所。面貌若何。怀伊人道。敝同社年方十八九歲。生得面貌清麗。堂々人物。少不得在京應試。梅翰林作想道。原來石兄是個風流美少。這般說不難。二人遂奉觴飲酒。怀伊人偶然道。及田又立私走之事。梅翰林道。這匪類事情。李先生俱已盡知。只因不曾訪得的實。故淹留至今。今日他既懼畏逃去。不必再究了。怀伊人道。那小人輩怎瞞得老先生。秦鑑梅翰林道。还有一事更竟可笑。這田姓又荐一鐵姓相與作詩。有求婚之意。李先生取出小女梅花詩與他為式。後來二人俱做不出。那田姓就抄貴同社之詩。鐵姓就抄田姓不通之詩。當日李先生心下生疑。就辭了鐵姓。差役去訪石兄。不期訪石兄之人。昨日方歸。纔知

石兄進京。又適遇兄至。方識破其中細弊。怀伊人道。聞那鐵姓乃徐州人。何以知老先生有令愛。梅翰林道。是李生當初失言。以田姓為石兄。故偶然執詩相告。道小女凌春年十六未婚。他便荐鐵姓和詩。令我因才擇婿。怀伊人聞梅翰林說凌春二字。沉吟作想。半晌以為是同名。遂置不論。復道。此人不知又向何往。梅翰林道。遠纏着人。觀他去路。回說已上淮船。要到徐州。光景是向鐵姓家去了。怀伊人想了一想。道。若向鐵姓家去。必竟借做同社之詩稿。又要假名。梅翰林驚道。石兄原來有詩稿在他處。我道他做詩。為何首。皆好。只是字跡差些。昨日又有二首。亦甚佳麗。原因有詩稿。故怀伊人遂嘆道。做同社被他如此。以偽亂真。深為可恨。梅

春柳鶯

卷二

三

翰林亦共嘆息。二人又飲了一回。梅翰林道。聞石兄年甚青少。不知可曾婚配。否。怀伊人聞言。恐他有擇婚之意。知石兄有那畢小姐。不肯背盟。隨應道。久矣。在淮與一畢姓。結過百年之好。要俟得意時。方娶梅翰林。遂不語。二人飲至夜暮。飯罷。梅翰林親自掌燈。安懷伊人宿歇。怀伊人灯下。忽吊下一帋。梅翰林拾起看時。恰是楊柳枝詞十首。看罷。不覺帶醉語道。才堪吾婿。又問怀伊人道。這可是石兄佳製。么。怀伊人忙道。是石兄之友。梅翰林道。石兄之友。有如此大才。此友亦不下石生。可曾有婚配。否。怀伊人道。不知有與沒有。梅翰林道。待李生帶去。潛心体味一番。明日壁上。怀伊人亦就安歇。梅翰林携詞回內。正是

知已三杯嫌話少

文人一字值錢多

却說梅翰林別懷伊人携詞回內夫人小姐各在綉房梅翰林就在堂前燭下展詞玩讀口中不覺拍案叫快梅夫人并小姐聞其得意遂走出問其所看何物梅翰林道是十首楊柳枝詞乃石池斋之友所作梅小姐接過看時果然佳妙梅翰林道若訪得此人未娶吾兒終身可托梅小姐羞愧放下遂托故歸房梅夫人道正是女大湏嫁凌春這一標人材必湏也要早擇一佳婿梅翰林道吾有心久矣奈一時不能遂意梅夫人道天下至廣豈乏賢才以作佳婿梅翰林道你有所不知向我同凌春立墓之遊已著念擇婿忽聞石生文章冠世喜躍不禁以為得人有意他有要務未

春柳鶯

卷二

三四

得赴館以致匪類抵冒可見才人难得梅夫人道如今玉成此事却也不難懷先生乃石生之社交他二人必然言出即從托他作一冰人往通石生再無不就之事梅翰林道我適經席間亦以此意探過怀兄道他已有妻矣奈何梅夫人道他多大年紀連忙就娶了妻子梅翰林道他年紀甚是青春只在十八九歲久已與淮安畢姓結親此生要到得意時方娶梅夫人道此生既有配偶不必垂涎他了別擇一人就是梅翰林不覺墮下淚道我棄石生而別選東床恐天下才人未必如石生風流貌美者欲不棄石生而即以女妻之恐天下之人咲我迂拙妄為且石生又無一人二妻之理若今棄石生選此作詞之人又不知他何姓何名何方人氏

由此觀之。實難有佳遇。梅夫人道。作詞之人。既不知何姓何名。何方人氏。即不知他年庚面貌若何。必著意必要選他。據愚見。二人摠棄之。俟相公進京。當就京師大地。面擇賢豪。招贅吾門。豈非妙策。梅翰林道。我在京師官居翰苑。所與相接者。滿目皆富貴客。其子弟。只知味有膏粱。那知書有黃金。且天下膏粱子弟。而矢志讀書者。有幾人哉。故不若退居私室。識英雄于困苦中。方得真才。梅夫人道。你在家中。每日有人送詩賦來評選。難道其中摠無一英賢。梅翰林道。皆浮詞浪習。不堪品題。梅夫人道。昨日又有些少年送來稿集。可曾見否。梅翰林道。不曾得知。梅夫人遂叫了環。至小姐房中。取出放在案上。梅翰林令夫人就坐。親剪燭。觀玩。逐

春柳稿

卷三

三五

一吟哦。又將楊柳枝詞對讀。未數遍。復淒然淚下。對夫人道。數人皆不及此。生梅夫人道。何以見此。生之佳妙。梅翰林淹淚道。此詞情深于中字。皆作金石聲。其為人安閒。我于詞中新逸處見之。其為人丰韻。我于詞中波宕處見之。其為人攻苦。我于詞中沉鬱處見之。如泣如慕。良以人盡其面也。梅夫人道。既此人有莫及之才。當訪問的實。以全凌春終身之事。亦不枉生他一場。梅翰林又掩淚作想道。天下至大。生人如蟻。叫我何處訪問。怀兄說。是石兄之友。必須至京尋着石兄。探問消息。方有着落。梅夫人道。既如此。相公不必過慮。宜早圖進京。就是梅翰林道。我欲明日上船。只是禮物未曾齊備。梅夫人剪燭道。那禮物俱是家中現成的。沒有

甚麼不齊備。相公且安歇。明日早起分付他們收拾。就是梅翰林回嘆。令人收去詩集。依言就寢。正是

千金買骨文章貴。

百世求緣錦線牽。

却說梅翰林當夜就寢。次日起來。即依梅夫人之言。一面分付管家收拾行裝。一面到書房中來會懷伊人。懷伊人相與坐談。梅翰林道。李生今日欲別進京家下凡百俱求代看一二。倘有簡襲。俟回日補謝。若有石兄書。可便寫稍去。懷伊人道。老先生如何去得如此甚速。梅翰林道。只因旨限甚速。故要速行。懷伊人遂寫下一書。煩梅翰林寄與石生。梅翰林道。舍下壞事家人王文。懷伊人便寫一革條革出。不可令他在家。懷伊人故道他坏何事。梅翰林道。

春柳鶯

卷二

三

前田又玄之事。皆王文瞞昧我做。懷伊人道。他怎敢瞞昧老先生。或因一時之錯。以致不誤老先生。可看晚生薄面。且寬恕他罷。梅翰林道。既懷兄說情。再無不依。随叫王文過來。磕頭謝。懷伊人。懷伊人扯起梅翰林道。以後懷兄在舍。有事千萬不可重用。懷伊人應諾。梅翰林道。此去不知石兄却定寓何所。懷伊人道。敝同社自集都中。應試着盛管家隨寓訪問。再無不遇之理。或者敝同社聞老先生在京。還要登門進見。亦未可知。梅翰林笑道。倘若石兄肯顧。李先生時。少不得場中之事。俱在李先生。懷伊人道。若今歲主考點。選老先生。就是敝同社之造化了。梅翰林道。我在外已久。那裡館選到我。且我亦不能有此福。收這個門生。懷伊人道。這等是老先生

生過謙了。二人相笑一回。梅翰林從袖中取出一紙道。昨日楊柳枝詞看完。奉璧怀兄怀伊人接過道。這詞不識做得何如。梅翰林道。這詞誠當代絕唱。昨聞怀兄言是石生之友所作。但不知此人姓名。怀兄亦素知底。怀伊人順口應道。當時敝同社倉卒之中。付與晚生說是汪安之友所作。晚生却忘記問其姓氏。梅翰林道。此人落筆不凡。乃是翰苑中首座。在李生尤當遜位。怀伊人笑道。老先生見其文。即知其人。可謂能具眼識人者。二人話猶未畢。書童拿早茶上。梅翰林道。船上可曾收拾齊備。書童道。外面伺候已久。梅翰林向怀伊人道。李生欲別不及奉陪。怀伊人同起相揖。梅翰林道。怀兄莫送。就此別過。惟家下并小頑童托。怀伊人亦就止步。

春柳鶯

卷二

三七

梅翰林独自出了園門。復回內宅。見梅夫人并小姐迎着道。管家伺候已久。為何事尚羈滯不行。梅翰林道。與怀先生話別。怀先生又托我寄書石兄。故淹留一回。梅夫人道。此去宜速。會石生訪問。作柳詞之人要緊。梅翰林道。遠聞怀先生言。此人在淮。但我不好親去訪問。巴不得到京。即托石兄謀成此事。以了凌春這段姻緣。說罷。一了頭走上道。外面管家又來伺候。老爺上船。梅翰林隨向外走。梅夫人隨出。又叮囑。速會石生之語。梅翰林目顧凌春道。吾兒終身大事。我豈肯忽畧。你們放心在家。夫人同凌春送至宅門。方回正是。

兒女情牽隨處有。

英雄氣壯盡人難。

却說梅翰林受夫人之囑。悵々上了京船。不消月餘。到了都中。此時正值秋場。知石生必在應試。隨分付管家持懷伊入書向外隨寓訪問。思欲相會。以探作詞之人。不意管家遍覓下場生員。并無一石姓者。惟有河南會館傍圓通寺中。有李齊兩相公。這日梅翰林從館中歸。管家拿原書回來。以實報知梅翰林。心中納悶。正欲再令去訪。忽一長班跪上稟道。聖上親點老爺作今科北場座師。有報在外。梅翰林隨叫傳進看罷。遂請封條封門。凡一切書札。出去不得。進來不得。梅翰林心下只待中了石生。以圖相會。不料到八月初十。進了貢院。十一一場。十三一場。十五一場。三場考畢。文卷堆集如山。內簾外簾各自分看。忽有一附考座師徐首訂監員

春柳鶯

卷二

天

齊也。水為元梅翰林心下要中石生。故道此文字做得雖好。太近于奇僻了些。以之作元。恐非確構。此人只可放在十名之內。徐座師不悅道。此文全是一團元氣。何奇僻之有。若中在十名之內。不如不中梅翰林道。且中在十名之內。以俟會試中元。亦未為遲。徐座師道。此人三元可中。豈一解元而已哉。若老寅翁中他在十名。其實有辱此文。轉留在下科中元罷。徐座師遂賭氣將卷子就擱過一傍。忽又走出一簾官。手拿數冊卷子與梅翰林擬元。梅翰林獨居靜室。逐一。子。遂將廉官擬元卷子并齊也水卷子。向天默。元。去。是李景文。徐座師愈大不快。將齊也水卷子復丟在一傍。直至二十日五鼓方纔開

門出榜。出榜之浚。報子抄了小帖。飛星各處訪李景文寓所。正是
多少寒窓苦。
磨穿鐵硯知。
嫦娥翻錯意。
遺却美男兒。

不知這報子如何。報李景文。且听下回分解。

香柳寫



三

